

11-2013

## 梳理本土力量的「內外」關係

Siu Keung CHEU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thinkinghk>

 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---

#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張少強 (2013)。梳理本土力量的「內外」關係。《思想香港》，第二期。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思想香港 = Thinking Hong Kong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---

## 梳理本土力量的「內外」關係

### Cover Page Footnote

標題為編輯所加。本文根據 2013 年 6 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。

## 《梳理本土力量的「內外」關係》

(標題為編輯所加)

回應人：張少強

我留意到這幾篇論文都明顯存在共同旨趣，就是處理今日香港「本土力量」的內部光譜及方向。按蕭裕均在《本土與左翼：運動連結與民間社會契約》的觀察，本土力量可以分為：「保守本土力量」及「進步本土力量」，而左翼則可分為「左翼經濟論」及「左翼關係論」。我並不打算深究以這樣的用語來作區分是否妥貼，正如蕭裕均自己都強調，他的用語是臨時亦都是粗略的。他最終的關注也不在此，而是怎樣可以找出共同的立場及方向。就此，蕭裕均認為可行的方法就是找出各方共同面對的「敵人」。這一點確實令我讀其論文之時聯想到毛澤東主義的革命策略，以「誰是我們的敵人，誰是我們的朋友」來打造革命戰線上的「我們」。雖然蕭裕均強調「敵人」是「不能明確定義」而又「不知名的」，但他還是提出這個共同「敵人」就是「資本」，特別是由中國來的跨境資本，促使香港本土失去本土。在這樣的前提之下，他認為可以做「朋友」的是「進步本土力量」和「左翼關係論」。

我特別想多聽蕭裕均對所謂「本土力量」內部倫理是怎樣理解的。我用「內部倫理」這個講法，既是要處理內部差異，亦是要處理當中所存在的實然及應然關係。例如：當中的實然關係是否確是好像蕭裕均所講的兩極對立？本土力量內部的應然關係是否只是

「進步本土力量」和「左翼關係論」的連結？那麼「保守本土力量」和「左翼經濟論」應是怎樣處理？要把他們當「敵人」來壓倒，還是可以當「朋友」來結盟？

另外，我想借題發揮的一點就是：既然「本土力量」不是鐵板一塊而是有其複雜光譜及倫理，今日威脅本土的主要力量又「中國化」，我就覺得有必要同時搞清楚「中國化」有什麼複雜光譜及倫理？

我想做的並不是要找個就手的共同「敵人」出來(亦即稻草人)，藉此暫且延擱內部矛盾來達成各為「共同」實為「權宜」的目標。我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正視香港本土的現實細則，並按這些細則在本土之內可以就地進行的培力運動，而不是擲出愈來愈大的框架或綱領來統整本土力量的方向。無論如何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，我只能粗略指出幾點：

首先，我們所講的「中國」已是「中共」，「中國化」就是要跟大陸一樣在「中共」的支配之下。但所謂「中共」的支配，其治國之術，已不再只是冷戰時期那樣一種左的權力，而是同時具有右的力量，保留了意識型態之爭，第三世界意識，亦在擁抱資本主義及全球化。在華人之內，它的影響力訴諸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，且包含「一國兩制」對殖民主義的循環再用，以及高舉發展主義進行大中華帝國追求。因此，我總覺得要去問「中共力量」或所謂的「敵人」在哪裡。若然將「中共力量」有意無意地視為外來，或者講到好似全是外來的，都是忽視了香港本土的真實構成。

仔細來說，香港本土往往內藏跟「中共力量」一致的構成元素：比如愛國主義、民族主義、殖民主義、資本力量、發展主義、帝國追求。換句話說，這些所謂「外來」威脅都可以是「內在」自身想像的部分。這亦只有如此，香港與大陸才會那麼難分難捨，外來的干預可以成為內在的實況而不是跟香港本土無關，本土力量才會覺得受衝擊，要行動。內外對立的想法令人看不見香港本土一直都是同時包含「內外」，由「內」和「外」辯證地構成。

舉一個例，「維多利亞港」既已在本土出現，就不可能不視之為本土部分，它甚至已經屬於本土身份認同的一大自我參照。但維多利亞港明顯包含殖民色彩和跨國資本主義，並在 1997 年後出現愈來愈跨境的中資機構，令其景觀夾雜愈來愈多宣示中國在場的偌大中資招牌。故此，梳理本土力量必須同時處理各式各樣的「內外」關係，或更為準確來講，是難分「內外」的糾結。

是故，我也覺得要將「中共力量」分為「北共」和「港共」，前者是指北京中央的統治力量，後者是指本土內部的建制力量。我的基本看法是：「港共」比「北共」更「中共」，更以多重的混雜歷史及權力叢軸（nexus）強行亂來，達成任務。當然「港共」內部亦都可以再分，不過我暫且只以「港共」對「北共」來講。

最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：香港的「中國化」往往是由「港共」按照自己估計的「中共」

是什麼，「中共」要什麼而搞出來的，其程度甚至可到「北共」都沒有這樣的打算。縱使真是由「北共」提出，往往都是上面講一句，下面加三段，上面出一拳，下面加三腳。香港的「中國化」是由「港共」決定及帶領，多於「北共」，其所採用的立場、手段及取向可以比「北共」更差。就連「北共」都可以是受到「港共」的「中國化」所累。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幫「北共」御責，「北共」是自己把權力分給「港共」的，用「港共」來治港的。我倒是想指出香港的「中國化」是內在多於外來，就算是由「北共」直接而來也必有「港共」的中途加工。

所以，若然要講「敵人」的話，那麼「內鬼」更要急需處理。本土力量所要的培力行動，就是要讓多角多方的抗爭主體在不同地方捉不同的「內鬼」，促使那些令得本土沒有自決能力的「中國化」無法著陸，自身所要追求的「內外」關係能夠在可及的、近距離的本土內部就地開展，不是把所有矛盾揉成一團，減約到單一的（外來）「敵人」或同一的（遠方）「綱領」，無視「敵人」的動態生成過程跟自我構成的複雜連系，甚至自我奴化的主動合謀，並把所有內部爭議視為不應出現的「內耗」而忽略這些內部爭議實有連結本土及重議內外關係的重大作用。

（本文根據 2013 年 6 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）